

瑪莎的青春



月書局出版

瑪莎的青春

〔蘇〕瑪·普里列扎耶娃著
白琳 周愛琦 合譯

光明書局出版

原 書 名 ЮНОСТЬ МАШИ СТРОГОВОЙ
原 著 者 М. ПРИЛЕЖАЕВА
原 出 版 者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3

瑪莎的青春

原 著 者 [蘇] 瑪·普里列扎耶娃
譯 者 白 琳 周 愛 琦
出 版 者 光 明 書 局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三一號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印 刷 者 大 亞 印 書 館
(上海風海衛路三五七弄一〇號)
經 售 者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字數 240000字 開本 787×1092 1/26 印張 13 $\frac{4}{13}$

1955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170,50冊

定價 一元一角二分

內 容 提 要

本書描寫蘇聯的一個女大學生在衛國戰爭的幾年中各方面的生活，關於學習和工作，愛情和家庭……。從本書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蘇聯青年的高貴品質，他們對祖國的無限忠誠，對自己專業的熱愛，以及他們對待生活，對待愛情的正確態度，每一個人在自己不同的工作崗位上繼承着前輩人的正義事業，為社會主義祖國貢獻出力量。

主要人物表

瑪麗亞·季里洛芙娜·斯特羅果娃（瑪莎）師範大學的女學生，畢業後擔任教師
季里爾·彼得羅維奇·斯特羅果夫——瑪莎的父親

依麗娜·費多托芙娜·吉洪米羅娃（依麗莎）——瑪莎的母親

碧拉蓋雅·費多托芙娜·吉洪米羅娃（波莉雅）——瑪莎的姨媽，依麗莎的姊姊，鄉村女教師

伊凡·尼柯季莫維奇·巴斯圖霍夫（凡尼亞）——波莉雅的丈夫，季里爾的中學同學

阿爾卡基·弗勞洛維奇·戈列巧夫（阿爾卡沙）——季里爾的中學同學，醫生

德米特里·阿迦保夫（米佳）——瑪莎的同學，與瑪莎相愛

謝爾蓋·鮑恰洛夫（謝達查）——蘇聯英雄，波莉雅的學生，瑪莎的朋友

伏洛佳·彼得羅維赫——團委書記，瑪莎在莫斯科的同學

包利斯·羅曼采夫——瑪莎在莫斯科的同學

瓦列金·安東諾維奇——大學教授

尤里·烏斯科夫（尤羅契卡）——瑪莎的同學，後來與瑪莎在同一學校教書

安娜·赫羅明柯（阿霞）——瑪莎的同學

吉莉達·塔日芭也娃——團委書記，瑪莎的同學

陶洛菲也娃

卡佳·葉麗謝也娃

麗亞珊澤娃

瑪莎的同學

瑪麗娜·妮古拉也芙娜——教學實習指導員

韋斯奴興——大尉

阿芙朵吉亞·華西里也芙娜·鮑恰洛娃(杜尼婭)——謝爾蓋的母親，集體農莊

娜斯嘉(娜斯嘉卡)——謝爾蓋的妹妹

茲拉托波爾斯基——舊俄時代的督學

康斯坦丁·彼得羅維奇——歷史教員

卓雅·維克多羅芙娜——課堂女學監

慕西婭·格奧爾基也芙斯卡雅——波莉雅的同學

別洛伏陀夫·巴維爾·安德烈也維奇——區教育局視導員

費多爾·伊凡諾維奇——十年制學校校長，瑪莎後來就在他領導的學校裏教書

葉甫根尼·包里索維奇·包里索夫——教導主任，瑪莎的同事

妮娜·謝爾蓋也芙娜——教員，瑪莎的同事，後與烏斯科夫結婚

安娜斯塔西亞·季米特麗葉芙娜

柳德米拉·華西里也芙娜

教員，瑪莎的同事

吉瑪·茲弗亞根采夫

伏洛佳·戈爾恰科夫

舒拉·馬特費耶夫

彼佳·薩普隆諾夫

廖尼亞·施班諾夫

維佳·希梅廖夫(希梅爾，維吉卡)

安娜·伊格納吉也芙娜

維佳的母親

瑪莎的學生

波莉雅日記中的人物



第一章

雪落在因泥濘而發黑的站台上，融化了。瑪莎從車廂的窗口看到了鄰近軌道上同樣準備開出的列車的潮濕的車頂。

阿爾卡基·弗勞洛維奇抓住那放下來了的窗框，向車廂裏望了一眼：

『一切都好了嗎？嗯，大概都弄好了吧。』
他從口袋裏掏出手帕，不知爲什麼抖了一下，又收進去。

『依麗莎，您知道急救包在哪兒嗎？記得您有幾件行李嗎？』

依麗莎·費多托芙娜神色木然地坐在凳子上。

『什麼？您說什麼，阿爾卡基·弗勞洛維奇？』

他疲憊地揮了揮手：

『我說——你應該切實一點。再會，親愛的！』

阿爾卡基·弗勞洛維奇又掏出手帕，看了看，把它收藏好，想起要抽煙斗，但是煙葉潮濕，點不着。

『嘿，見鬼！』阿爾卡基·弗勞洛維奇咕噥着。『瑪莎，我沒有同你爸爸告別。代我擁抱他。請您轉告……』

列車慢慢地移動了。

『阿爾卡基，阿爾卡沙，再會！』依麗娜·費多托芙娜忽然臉色變得蒼白，叫喊起來：『難道我們真的走了嗎？我們到哪兒去呢？爲什麼呢？』

『瑪莎，』阿爾卡基·弗勞洛維奇大聲說，一面隨着列車向前走。『假如你們在那裏住到夏天的話，要當心媽媽別讓她曬太陽。也許你們會回來得早一點，但是怕不可能吧。』

瑪莎從窗子裏伸出身子，緊握着阿爾卡基·弗勞洛維奇的手：

『阿爾卡基·弗勞洛維奇，那末您呢？您將來在哪兒呢？』

『我還會在哪兒！在醫院裏。』

他逐漸落在列車的後面了。

房子、屋頂、籬笆、煙囪……很快地閃過去。

『你爸爸也不到我們車廂裏來看一下！』經過長久沉默後，依麗娜·費多托芙娜嘆了一口氣。『他現在一路上都要忙着同學生們打交道。就像列車長一樣。你可知道，要從列車這一頭走到那

一頭……』

『媽媽，』瑪莎問（腦海裏浮起一個不安的念頭），『爲什麼阿爾卡基·弗勞洛維奇要我當心你別曬太陽呢？』

『醫生還會有什麼別的勸告呀？』

『但是斯維特洛夫斯基的太陽是什麼樣的呢？』

『噢，早就改換路綫了！現在我們是到中亞細亞去。』

『還不是一樣！』依麗娜·費多托芙娜想說，但是看了一下瑪莎，抱歉地問：

『難道我們預先沒有告訴你嗎？』

瑪莎默默地轉向窗子。

這節裝滿航空學校行李的車廂裏，只有她們兩個人。

黑色的土地，光禿的樹木，閃過窗子。樹枝被風吹得像柳條似地彎了下來。陰暗的愁雲浮游着，火車總也趕不上它們——到處都是雲，滿天都是雲。

那末，就是說，不到斯維特洛夫斯基去了？……

瑪莎閉上眼睛。這時候，昨天那個繁亂的日子整個兒清清楚楚映在她的腦際了。

一大早，她從符拉其米洛夫克村回來了。上樓時，瑪莎趕上了在前面慢慢地走着的父親。他駝着背，拄着手杖，把身子沉重地倚在手杖上。

『爸爸！』瑪莎喊他。

他轉過身來：

『親愛的，好女兒！』

『爸爸，我多麼牽掛你們哪！』

他沒有回答，把她的頭緊按在自己胸口。他的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眶裏。

『嗯，我們睡得很少，』父親回答瑪莎吃驚的眼光。『今天值班。明天就要走了。我們真擔心你趕不到！電報收到了嗎？』

『是的，瞧，我收到了。』瑪莎從提包裏拿出電報給父親看。

『依麗莎，開門！』他用手杖敲敲門。

母親撲過來迎接瑪莎：

『來了？！你來了多好啊！』

大概，他們沒有料到瑪莎會準時從符拉其米洛夫克趕回來。

房間裏，東西攤得亂七八糟，櫃門敞開，牆上取下的一幅油畫放在屋角裏。砲聲隆隆不絕，好像遠處的雷聲一樣。

母親在沙發上坐下，把一雙手放到膝蓋上，無力地望着父親說：

『隨你便吧！我再也沒有氣力了。我現在反正是一樣，但願躺下就不再爬起來。』

『嗚嘿！』父親大聲嘆了口氣，咚的一聲把手杖放在角落裏。

顯然，他們兩個人都累了。

『爲什麼把收音機關掉？』父親埋怨了一句，把插頭插進撲落。『聽吧！聽吧！』收音機裏傳出保衛莫斯科的命令。

媽媽欠起身子：

『這是什麼？季里爾？』

『我說過嘛！這難道沒有對你說過嗎？』父親懷着一種狂熱的激動情緒重複着說。『莫斯科決不會放棄的。很明顯，就在這裏要把他們阻擋住。』

『季里爾，那末爲什麼大家要離開這兒呢？』母親怯生生地問。

『怎麼「爲什麼」？』父親詫異了。『離開是必要的。學生應當學習。我們應該使他們有可能照常學習。』

一整天他們就只會見了這半個鐘頭：父親去察看教材和參考書的包裝情況，瑪莎到自己學校裏去。

她沒有想到會遇見米佳·阿迦保夫。米佳多半是參軍去了。瑪莎住在符拉其米洛夫村的整個夏天，一直沒有得到他的消息。

前廳裏空空的。學校已經撤退了。但在青年團委員會辦公室裏却擠滿了人。許多小伙子都穿上了軍裝。瑪莎走近團委伏洛佳·彼得羅維赫——她的同班同學。他那雙由於缺少睡眠而紅腫的眼睛流着眼淚，但他仍然企圖開玩笑。不過，玩笑開得不大得當。

『你在那邊長胖啦！在你們自己的療養所……它叫什麼……你在那個地方……』

『不許你這樣說！』瑪莎冒火了。『村子裏不放我走。我是動員去參加田地工作的。』

『好啦，好啦。我同你開玩笑。』彼得羅維赫伸出手：『拿來。』

『什麼「拿來」？』

『團證。我要把它註銷。你打算撤退到哪兒去？』

『怎麼「到哪兒去」？』瑪莎驚訝地問，忘掉了父親把她從符拉其米洛夫克叫回來就是因為家裏要撤退。『我不走，』她聲明說。『哪兒需要，就把我派到哪兒去吧！』

伏洛佳·彼得羅維赫兩肘擱在桌上，眨着流淚的眼睛，用那種看來使過已不止一次的簡短、堅決的語氣說：

『斯特羅果娃！不要胡鬧！你應該學習。明白嗎？需要派出去的人，已經派了。總有人應該去學習的。那又怎麼？這是政府的規定。好吧，不要爭了。證件在哪兒？到哪兒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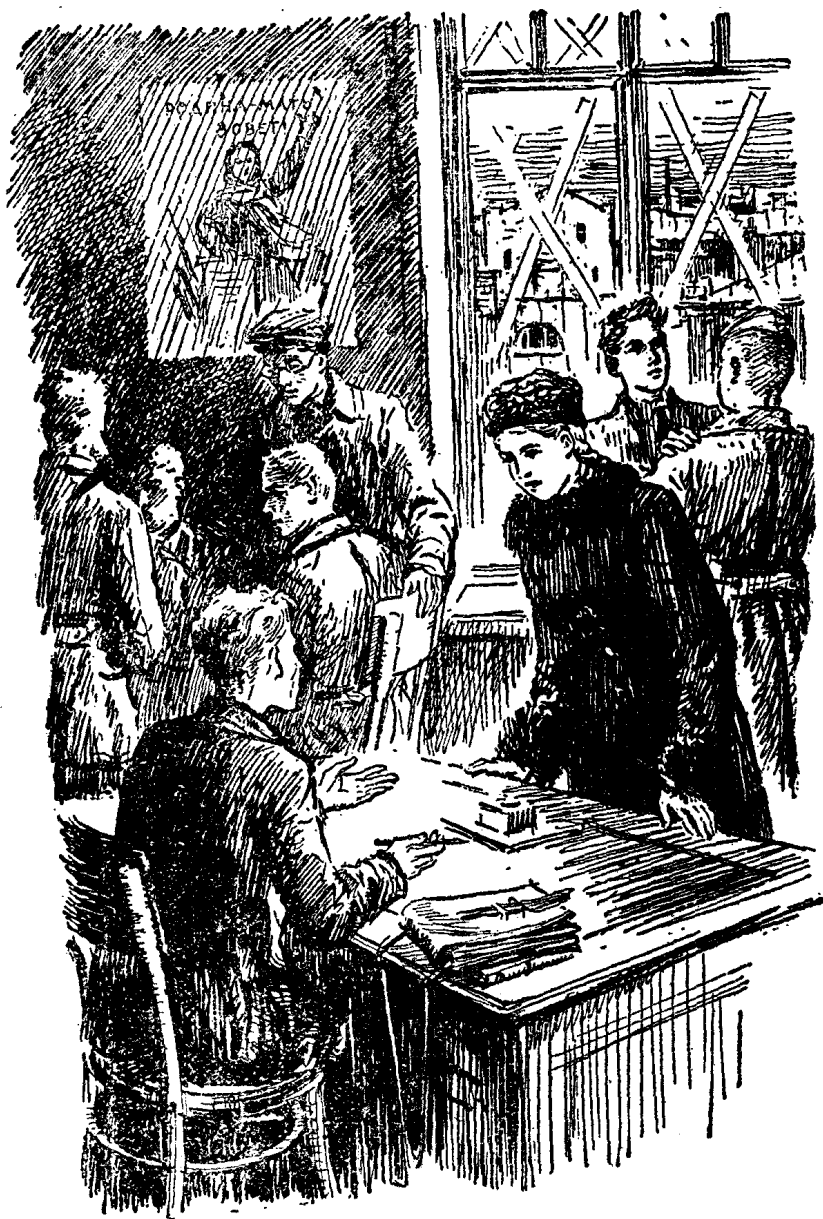
有人抓住瑪莎的胳膊肘，她回頭一看：原來是米佳！

『不要爭了，瑪莎。需要的時候——會派你去的。』

這三個月內，他的樣子變了：眉宇間顯出一種嚴肅的、幾乎是殘酷的表情，嘴巴的綫條顯得更其堅決、頑強。

『我打電話到你家裏，』米佳說，並不放下瑪莎的手。『他們說，你在這裏。巧極了！我一個小時後就要動身。』

警報響了起來，他們避到防空洞去。



『瑪莎，你是多麼……』米佳微笑地注視着她。

她明白那句沒有說完的話。

在防空洞的整個一小時內，他們談的是那麼樣一些令人抱屈的家常話，這時候她心裏已經明白了所有他應該說的、想要說的，但始終沒有說出來的一切。

什麼地方丟了炸彈，大地發出沉重的嘆息聲。

『怕嗎？』米佳輕輕地問。

『不，不怕。』

瓦列金·安東諾維奇教授向他們走來。他手裏拿着帽子，灰白稀疏的頭髮在鬢角捲成小圈。

領子緊緊地貼在頸上。

『我看見自己的學生穿上了軍大衣！』米佳·阿迦保夫是他喜愛的學生，因此，即使是現在空襲警報時，教授也談起文學來了：『好，我的朋友們，馬上就要分手了，今年我打算組織一個學術研究小組……』

米佳打開行軍包，拿出一本塞伐斯多波爾的故事給他看：

『這是我隨身帶着的。』

『您隨身帶的東西很多——思想，意識，感情！』教授很快地接上去說。『不，我們的敵人根本想不到我們是怎樣被武裝了的！』

什麼地方又落了一顆炸彈。

瓦列金·安東諾維奇剛走開，米佳急忙說：

『送張照片給我留紀念……不管什麼樣的都可以。』

瑪莎身邊有一張學生證。米佳用小刀把照片起了下來。

『這張照片上你顯得很愉快……瑪莎，我們就要從莫斯科出發了，我沒法知道自已的地址。寫信給你寄到哪兒呢？』

『寄到斯維特洛夫斯克。不過要快一點。你馬上就寫信來嗎？』

『是的。我今天就寫。』

……這一來，她就收不到信了。

第二章

列車不停地馳過各個待避站和車站。馳過樹林、沙丘、谷地以及那已經收割過的一望無際的空曠田野。

瑪莎望着窗外。好像祇剩下她一個人單獨地面對着自己的祖國似的。

一個村莊；幾隻鵝沿着被雨水清洗過的路小心翼翼地走出來，紅色的腳掌把身子帶動得一搖一擺；村梢有一個打穀場，敞開的大門裏揚起一股麥塵；人們正在打麥。

但是頃刻間，打穀場、還有鵝羣以及彷彿懸在陡崖上空的小屋子，都落到後面去了。沿着鐵路路基長着黑黢黢的樅樹林。

又是村莊。處遠二層樓的石頭房子——是學校。一個戴着紅領巾的女孩跑上台階，用目光追隨着火車，長久地揮着手……

『你在想什麼，瑪莎？』

『噢，媽媽……我想起了童年。』

*

*

*

阿爾卡基·弗勞洛維奇常常在盛大的節日裏到他們家來。他在外室脫了外衣，整理一下領帶，在鏡子前梳梳硬刷子般的頭髮，又同樣仔細地梳梳眉毛和濃密的鬚鬚。瑪莎總是專心注視着這個禮節。阿爾卡基·弗勞洛維奇帶着嘲諷的微笑對鏡望着自己。

『喂，怎麼樣？』他問。

『很好！』瑪莎熱心地回答說。

瑪莎的熟人當中，阿爾卡基·弗勞洛維奇是最特出一個。正如依麗娜·費多托芙娜所說，他是『從死亡的爪子下把她父親拉出來的』。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一八年阿爾卡基·弗勞洛維奇在一場戰鬥之後，化了一整夜的功夫去尋找大家都認為已經犧牲了的、他的那位朋友季里爾·斯特羅果夫。最後在一個彈坑裏找到了，就把他一直掙到救護站——這段故事瑪莎從媽媽嘴裏已經聽到過很多次了。

阿爾卡基·弗勞洛維奇一出現在他們家裏，她就會想起這段故事來。

季里爾·彼得羅維奇常常拄着手杖，一瘸一拐地走到前室來迎接客人，他們互相拍着肩膀。

每當阿爾卡基·弗勞洛維奇來的日子，依麗娜·費多托芙娜就不再邀請其他客人。因為阿爾卡基·弗勞洛維奇是不愛交際的人。他總是預先用電話通知：

『假如你們家裏沒有其他先生太太的話，我來談談。』

他來的次數不多，兩三個月來一次，但是一來差不多就要坐上一整天，一直坐到深夜。

下了幾盤棋，吃了一頓有包子、烤鵝肉和某些滷汁菜肴的豐盛午餐之後（依麗娜·費多托芙娜烹調出來的食品通常總是不十分可口的，雖然這一點誰也不會承認），阿爾卡基·弗勞洛維奇就打開鋼琴蓋。把身子靠在椅背上，彈奏一個長長的曲子，用力敲擊着琴鍵，瑪莎聽來，好像是一些沉重的石塊掉了下來，而且覺得非常惋惜，惋惜這些石塊離開懸崖飛出去。

依麗娜·費多托芙娜有時說：

『爲什麼您是一個醫生而不是音樂家呢？』

阿爾卡基·弗勞洛維奇從鋼琴邊站起來，倒了一杯葡萄酒，在亮處凝視着杯子，問道：

『啊？什麼？』

『你這不是太浪費了嗎……』季里爾·彼得羅維奇指着葡萄酒把頭一點。『……還有這個？』

阿爾卡基·弗勞洛維奇的煙斗幾乎時刻不停地冒着煙。

『也許是吧。很可能是的。』

依麗娜·費多托芙娜常常把兩個朋友單獨留下，並要瑪莎答應十點鐘去睡覺，然後自己到女友那裏去。瑪莎連人帶脚爬上四角形的沙發椅；他們就把她忘了。